



GROWING UP 飞呀,少年!

拉塞尔·贝克 / 著
Russell Baker
程建农 /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呀, 少年! / (美) 贝克 (Baker, R.) 著; 程建农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3

书名原文: Growing Up

ISBN 978-7-5404-5380-0

I. ①飞… II. ①贝… ②程… III. ①传记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9828 号

GROWING UP by RUSSELL BAKER

Copyright: © 1982 BY RUSSELL BAK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飞呀, 少年!

著 者: 拉塞尔·贝克

译 者: 程建农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徐小芳

责任校对: 向朝晖

封面设计: 可塑+X7

内文版式: 刘晓霞 杨进宝 刘 芳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13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380-0

定 价: 26.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拉塞尔·贝克
(Russell Baker)

美国著名记者、专栏作家。1925年出生于弗吉尼亚莫里森村，1947年受雇于巴的摩尔太阳报开始记者生涯，1954年加入纽约时报，负责报道白宫、国会和国家政治新闻。1962年起开设《观察栏》专栏，专门评论国政。1979年，贝克以其犀利机智的政论文章获得普利策评论奖。1983年又因其童年自传《飞呀，少年！》(Growing Up)再次赢得普利策传记奖。

拉塞尔·贝克在美国有“当代马克·吐温”之称，其文字朴实优美、幽默睿智。他的童年传记《飞呀，少年！》(Growing Up)出版后曾连续72周高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先后被多个国家翻译引进，直至今日仍然在全球各地畅销，总发行量已超过220万册，创下美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主播约翰·钱塞勒的话说：“这是一本优秀的传记作品，是一本无法超越的美国回忆录。”

1/12.45
2012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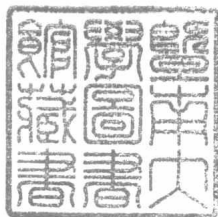


GROWING UP 飞呀,少年!

拉塞尔·贝克 / 著

Russell Baker

程建农 /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Open经典

发现的惊喜·阅读的欢愉

1 生命是一根由许多人编织而成的绳子 9

我们所有人都来自过去，孩子们应该知道是什么将他们孕育成形，他们应该知道，生命是一根从遥远的早已逝去的过去延伸而来、由许多人编织而成的绳子，它并不能只用单个人从摇篮到棺材的人生旅程这个跨度来限定。

2 八岁，我带着一颗沉重的心进入了新闻界 19

我一放学就背着帆布包到大街上去摁别人家的门铃。当我表示反对，说我觉得自己没有推销的天赋时，母亲就问我是否可以把我的皮带借给她，好让她揍我几下让我有所感觉。我只好领了圣旨，带着一颗沉重的心进入了新闻界。

3 莫里森村就是我幼时的天地 30

祖母、父亲和伯伯们以手工业和建筑业为生，他们是金属加工工人、石匠、木匠，他们当然认为给我一个玩具蒸汽挖土机就是给了我某些比玩具要持久得多的东西。他们也是在给我指明一条道路，让我开始思考我的人生。

4 这里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堂 49

在酷热的下午，男人们都去干活，女人们都在小睡，我在那庄严的深深的寂静中穿行，那么无边的寂静，简直都能听见庄稼生长的声音。寂静之下，大自然的管弦音乐会上演了，吹奏的音符是城里的孩子们听不到的。

5 五岁的时候，我就成了个怀疑论者 69

父亲真的死了，他才三十三岁。从那以后，每当我深爱着的时候，都不

能不恐惧于这种爱将会带给我切肤之痛。因此在五岁的时候，我就成了个怀疑论者，开始发觉，我所得到的所有幸福，都可能是一场悲剧的序幕。

6 经济大萧条的黑暗时代

83

国家到了那样的关头，就像黑暗时代又在现代死灰复燃了，“好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希望如此”这句话只是表达了一种盲目的乐观。在这惨淡岁月里，街上排着长长的领取救济面包的队伍，施粥所到处可见，流浪者成群结队，匪徒在高速公路上大行其道。

7 我是“一家之主”了

110

母亲将用她的中年岁月，努力把我培养成人，以挽回她逝去的韶华。我必须有点出息，而如果没有勇气做到，那么她会让我做到。我必须成为她女性力量的明证。从那以后，她为我而活，而反过来，我是她的将来。

8 “发财”，这是个伤感又苦涩的词

121

连孩子们都知道，“发财”用来表达毫无希望的希望。在学校里我们说：“要是我发财了，我就到纽约去，看看杨基队比赛。”这意思就是，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钱坐到杨基队的露天体育场里。

9 我的正式的性教育与非正式的性教育

139

可怕的时刻终于到了。人家要给我讲“生活常识”。每个人提到性都是这么叫的——“生活常识”。没人管它叫“性”，说“性”就是讲脏口。上了楼，我跌坐在沙发床上，等着那倒霉的时刻。

10 一个编织浪漫的人

166

我逐渐明白哈罗德姑父并不是一个瞎话大王，而是一个说书人，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希望生活更多姿多彩，而要做到这一点，他惟一能奉献的就是自编故事这个小小的才能，于是他不由自主地最大限度地去编。但在我们的世界里，一个编织浪漫的人注定跟编瞎话的人没什么分别。

11 巴尔的摩的城市生活

180

我把车推了进去，看着别人往手推车里装满食物，我的心情很复杂，既觉得丢人，又贪心想多拿些。真难以相信这些都是不用钱就给我们的，即使没有一样是令人开胃的。我对这免费馅饼的惊奇很快就消失了，只剩下推着它往家走时的尴尬。依靠救济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12 “一家之主”的地位被替代

198

经过了九年的艰苦岁月后，我们到达了新时代的岸边。我们不再需要救济，而对母亲来说，虽然青春已逝，然而世界终于向她朝思暮想的那个未来靠拢了。不过，那不是我的未来之梦。我的心里涌动着憎恶和愤怒，很快便与初来乍到的继父展开了一场毫不心软的敌对之战。

13 高中临近毕业，我越来越消沉

220

临近毕业，我越来越消沉。照理我该去找个工作。我们穷人家的孩子通常不会上大学。可我受过的教育又不适合做劳工。就是钉根钉子，也会把拇指砸扁。我跟母亲谈到我的种种不足，她说：“会有法子的，巴迪。”

14 教室、棒球场和家庭圈子以外的世界

235

除去我在市立大学的早期岁月，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蓝领工人中度过的。

他们没有钱，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来培养一个明智的世界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各种政治思潮来势凶猛，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种思想碰撞，这些都离我们居住的深灰色地带太遥远了。

15 我和飞机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

254

飞机似乎有自己的主意。它坚持一路飙升到一千二百英尺，而我只想让它停在八百英尺水平飞行；我想降下来，可在能平飞之前，它已经俯冲到六百英尺处。还好它同意绕训练场转了一圈，之后我把机头对准跑道，慢慢地朝地面飞去。

16 爱情是疯狂的，隐藏在理性的面具之下

279

我们在春天温柔的夜色中散了很长时间的步。我送她到家，她打开公寓的门，我毫不犹豫地迈了进去。真奇怪那种善意的稳重怎么消失得那么快。关上门，我伸出胳膊抱住她，永远地跟圣洁崇高说再见了。礼貌的吻的时代终结了。

17 太阳报的工作都是在晚上

297

有时我在半夜出去，有时要到凌晨两点出去。大多数时间枯燥无聊，偶尔也恐怖刺激，这种恐怖刺激经常带有高度的喜剧性……我醉心于这种紊乱粗俗的生活，夜里在血腥和罪恶的世界里度过，凌晨四点上床，一直睡到中午。

18 母亲只是一个战士

327

她只是像一个战士，在这个小人当道的世界上，奋力保护她的孩子们。

1

生命

是一根

由许多人编织而成的绳子

母亲在她八十岁那年摔了一跤，从此，她的意识就恍恍惚惚，没有了时间概念。有时她去参加婚礼或者葬礼，其实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有时她要为孩子们举行周日下午的家庭宴会，而这些孩子如今都已经两鬓斑白了。意识的自由游走使她虽躺在床上，却可以在时空中移动，气定神闲地穿梭于那些逝去的岁月，这是身体正常的人所做不到的。

“拉塞尔在哪儿？”一天我去疗养院看她，她问道。

“我就是。”我回答。

她瞅着眼前这个家伙，长得太高了，似乎来自无法想像的未来，她旋即表示否定。

“拉塞尔只有这么大。”她说，伸出手，掌心向下，离地两英尺高。那天她是一个年轻的农妇，后院子里小鸡成群，远处苹果园后是薄施青黛的弗吉尼亚山脉，而我，只不过是陌生人的父亲。

一天大清早，她给我往纽约打电话。“你今天会来参加我的葬礼吗？”她问道。

这个尴尬的问题让我睡意全消。“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在说什么呀？”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

“我今天要入土。”她轻快地宣布，就好像在宣布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

“我回头再给你打过去。”说完我挂了电话。当我又打回去时，她很好，当然，事实上她并不是很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她一直是个小女人——个子小，骨头小，身量小，但是现在，在医院的白色床单下，她越发形销骨立。我联想到长着一双巨大凶狠眼睛的娃娃。她身上一直有种锐气。她说话的时候，下巴会生气地、愤怒地向上一扬，这时就能看到她的那股狠劲儿，她总是这个表情。

“我就是心直口快，就是要告诉别人我是怎么想的，”她洋洋自得，“我告诉他们我的想法，管他们爱不爱听呢。”当然他们常常是不爱听的。别人要是做了什么傻事，让她知道了，她准会讽刺一番。

“心直口快并不总是有礼貌的。”我曾提醒她。

“要是他们不喜欢，那可太糟糕了，”她总是这样回答，“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确实，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一意孤行的女人。决意说出自己的想法，决意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决意使反对她的人屈从。在我

最了解她的那个时候，她全力投入到生活当中，下巴总是高高扬起，眼睛冒火，浑身的力气使她永远像是在跑。

拎着斧子追赶咕咕乱窜的鸡群，她跑着，决意斩首一只以做锅中美食；整理床铺，她跑着；收拾桌子，她跑着。有一次感恩节，她从地窖的烤箱里取出节日用的火鸡，往楼上跑，却绊倒在楼梯上，翻滚下去，跌到楼梯底下那堆禽类内脏上，滚烫的肉汁打翻了，火鸡砸扁了，她也被严重烫伤。生活就是战斗，胜利不会属于慢悠悠的人、胆小的人、爱睡懒觉的人、游手好闲的人、放荡不羁的人，也不会属于那些担心别人不爱听而不敢张口的口齿不清的人。所以她跑着。

但是现在，她不跑了。我一度无法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我坐在她的床边，冲动得要把她拉回到现实中来。我第一次去巴尔的摩医院看她，她问我是谁。

“我是拉塞尔。”我答道。

“拉塞尔在西部。”她提醒我。

“不，我就在这儿。”

“你猜我今天从哪儿来。”这是她的回应。

“哪儿？”

“一路从新泽西过来的。”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不对。你在这家医院已经待了三天了。”我仍在坚持。

“我想你得冷静一下，”她说道，“回家去，把门关上。”

这会儿她又陷入到了多年以前的过去，住在四十年前她刚定居的街区。她刚才在和霍夫曼夫人聊天，霍夫曼夫人是住在街对面的邻居。

“霍夫曼夫人今天说落叶总要归根，这话一点不假。”她评论道。

“霍夫曼夫人死了有十五年了吧。”

“拉斯^①今天结婚了。”她回答说。

“我一九五〇年结的婚。”我反驳道。这是事实。

“门没锁。”她说道。

她就是这样答非所问。不过有一天，一个医生上门问了她一个问题，她的回答有些例外。那是医生们针对这种病例所作的口头测验之一，内容无外乎“今天星期几”“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多大岁数了”等等，可是很可怕，她完全答不上来，要么说错，要么根本不知道。这时，奇迹出现了。

“你生日是哪天？”医生问道。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五号。”她说道。是对的，完全正确。

“你是怎么记得的呢？”医生又问。

“因为我出生在盖伊·福克斯^②日。”她回答。

① 拉塞尔的昵称。

② 盖伊·福克斯（1570—1606），英国天主教徒，曾参加西班牙军队，为英国火药阴谋案（1605年）的同谋者，在直通国会大厦的地下室埋置二十多桶炸药，阴谋炸死詹姆斯一世，事发后被处决。

“盖伊·福克斯？”医生问道，“盖伊·福克斯是谁？”

她背了首押韵诗，这首诗以前我已听过很多遍，只要一提起有关她生日的话头她就会背诵一遍。

十一月五日定要久记，
火药叛国阴谋的日子。
将其刻上记忆的墙壁，
让人民永铭其意。

然后她瞪着这位孤陋寡闻的年轻医生，一六〇五年，盖伊·福克斯图谋用几十桶炸药推翻国王詹姆士一世，最后失败了。而这位医生竟然连这事都不知道！毕竟她曾是位教师，她知道怎样去瞪着一个笨蛋。“也许你知道很多医药方面的知识，不过很显然你对历史一窍不通。”她说道。在告诉了他她脑子里的确切想法之后，她的思维又离我们而去了。

医生们都诊断这是毫无治愈希望的老年痴呆。这很平常，他们说。对医学外行他们的解释是“动脉硬化”。但我认为事实远比这要复杂得多。十年来，甚至更长的时间，她对待生活的那股狠劲儿，已经变成了一股怨愤。年岁增长给她带来的是身体虚弱，无聊，缺乏亲情。而现在，在摔了这一跤之后，她似乎挣脱了她所憎恶的囚禁她多年的锁链，仿佛回到了从前，那个时候有爱她的人，那个时候有需要她的人。渐渐地，我明白了。母亲这

么多年从没像现在这样开心过。

三年前她给我写了封信，这封信更说明了仅仅“动脉硬化”所不能解释的事情。那时她住在巴尔的摩，我从纽约南下去看她，这种拜访并不是很经常。回去后，我写了封信给她，泛泛地说了些陈词滥调，劝她心要放宽，多想想自己的福气，而不要抱怨她的悲苦，增加别人的麻烦。现在想起来，这封信实际上是在威胁她：如果我去看她时，她看起来不太高兴，以后我就不会经常去看她了。儿子们最善于写这种信了。写这样的信是因为我相信父母具有永恒不倒的力量，这是一种孩子气的想法，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意志力会压倒年纪和穿着的改变，以为一次充满活力的谈话就可以满足她的需要，可以重振她那萎靡不振的精神。这真是一个愚蠢又单纯的想法。可是，人们总是会认为自己的父母不同于别人。别人会脆弱，会崩溃，但是父母不会。

她回信了，流露出一种异常的欢欣，现在回想，她是想要证明她正在改变自己。她绝不是一个喜欢辩解的女人，但是有那么一刻，她手下的笔变得严密起来。她提到我这次探望，她写道：“如果你有时觉得我似乎不太高兴——”这儿她停顿了一下，沉吟片刻，之后说了些很不一样的话：

“如果你有时觉得我似乎不太高兴，我是不太高兴，但是这真的没有什么，没人能对这有办法，因为我只是十分疲倦，十分孤独，但我只要睡上一觉就能忘记它。”那年她七十八岁了。

三年后的今天，在摔了那一跤之后，她设法忘却疲倦和孤

独，随心所欲地做着返回时空之旅，重新抓住她的幸福。我曾企图把她扭回我所认为的现实的世界，但很快我放弃了这种努力，而尝试着与她一道享受那异想天开的旅行，像鹰一样俯冲到过去。一天我到她床边，看到她容光焕发。

“今天感觉不错嘛。”我说。

“我怎么能感觉不好呢？”她反诘道，“爸爸今天要带我坐船去巴尔的摩。”

那个时刻她是个小女孩，与她的父亲——他去世已有六十一年了——一起站在弗吉尼亚的欢乐码头上，翘首企盼切萨皮克湾^①的汽船到来。那时，威廉·霍华德·塔夫托在当总统，欧洲仍在伟大的和平世纪的幕布之下沉睡，美国还是个年轻的国家，风华正茂，前程似锦。“她是上帝绿色大地上最伟大的国家。”要是我能进入我母亲的时间机器，也背着小背包，与她父亲一起站在码头上等着去巴尔的摩，也许会听见他这样说。

我眼前很清晰地浮现出她的形象。穿着肥大袖子的蓝裙子和黑色长袜；头发上扎着根绸带，脑袋一边系着个大蝴蝶结。她卧室里有一张她儿时的照片，就是这身打扮，当然，颜色是多年后照相馆的师傅加上去的。

对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我只能靠猜测，而对那个头发上扎根绸带站在码头上的小女孩，我是带着感情来描绘的。对于我

^① 切萨皮克，临美国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大西洋一海湾。